

# 編後語

這個年頭要快快樂樂編一本學術刊物是越來越難了。現在各種學術評鑑既要看出版的速度，又要看期刊的排名，使得出版期刊排名的公司儼然成為學術界的上級指導員。這樣的學術風氣，自然排擠了學界裡面原本應有的，如書評、研究回顧或是翻譯，這類吃力不討好，但又必須的作品。現在書評彷彿成了研究生的習作，而非學者的工作，以致於同行之間缺乏對話。一位國外的朋友知道臺灣學者不大寫書評，驚訝異常。即使這類文字有時類似「絕交書」，但很多人還是會硬著頭皮寫，當成是自己學者身分認同的實踐。再者，歷史研究常常必須仰賴跑圖書館，或是收集和資料整理。每一個歷史學者都會有為了一個論證而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蒐理資料的經驗，雖然這些精力現在已因資料庫而大大的節省，但是資料整理的幕後工作常常無法在一篇論文裡窮盡，或因使論證枝蔓而必須刪去。另外，跑圖書館，也常會發現一些有趣，而不在原來自己研究預想裡的材料。這時，資料介紹和學術筆記便是合宜的文體。生活在資料庫發達的年輕歷史學者，也許不太能體會好筆記的啟發性，但即使現在電子文本那麼方便，筆記的積累和整理，仍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古今論衡》的初衷便在於包括這類現在學術論文難以含括的文類。

學術研究當然有論排名、爭經費的一面，但是也應該有身為學者自得的一面。我們希望《古今論衡》能夠成為一個學術交流的平臺，不論是筆記、書評、資料介紹、或是對整個歷史學界和學術界的檢討我們都歡迎。讓我們莫忘初衷，以安樂的心，耕耘這塊園地。